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六十

宋 章如愚 撰

地理門

州郡類

魏州郡魏武建鄴

關

自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

郡十二

新興

樂平

西平

新平

洛陽

陰平

帶方

譙郡

樂陵

章武

南鄉

襄陽

所省者七

上郡

朔方

五原

雲中

定襄

漁陽

廬江 而

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姜

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少平陽渭漢郡者

五十四焉

蜀州郡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置郡九巴東巴西

梓潼江陽汶山漢嘉耒提石渠涪陵後

主增二雲南典古得漢郡十一

吳州郡吳主帝初置郡五濡須武昌珠崖

新安廬陵南郡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

衡陽 湘東 景天門 建安 建平 合浦 北部

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 始安 始興 邵郡 安成

新豐 武平 九德 吳興 東陽 桂林 滎陽

宜都 得漢郡者十有八焉

西晉郡國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

有三

關

上洛 顏邱 臨淮 東莞 襄威 滎

陽 長廣 廣寧 昌黎 新野 隋郡 陰平 義

陽 毗陵 宣城 南康 晉安 寧浦 始平 畧

陽 樂平 南平 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

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 司 冀 兗 豫 荆 徐

揚 青 幽 平 并 雍 涼 秦 梁 益 寧

交 廣 郡國一百七十三 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所置

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 盡有

殷周之土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分為十九州部置司州

治洛陽充治帝丘豫治項城冀治房州并治晉陽青治

臨淄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初治壽春後

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為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為
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為梁治南鄭分雲南
為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為平治昌黎交治昌編分
合浦之北為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
五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為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
東晉中興郡國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
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邱逖死北境漸蹙於是荆豫青
兗四州又徐州之半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淮陰壽陽泗

口角城為重鎮成帝時鄮守時退屯襄陽穆帝時平蜀漢役梁益之地又遣軍而入關至濡土再北伐一至洛陽一至枋頭所得郡縣軍旋入又失洎苻堅東平慕容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臧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為堅有及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荆河內之地其後青兗陷於慕容德荆田司陷於姚吳以彭城為北境藩扞後益梁又陷於譙縱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

壽陽淮陰當為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荆河
梁益之地而政歸於宋矣

劉宋南國土宇武帝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尅長安盡
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滎陽王
景和中武牢以西復陷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為正
凡二十有三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徐治彭城南兗
治廣陵兗治瑕邱荆河治歷陽荆治汝南江治尋陽青
治臨淄冀治歷城司治義陽荆治南郡郢治沔賈湘治

臨湘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寧治
建寧廣治南海交治龍編越治臨鄣郡凡二百三十有
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
入河尅魏碣磔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軍
北伐西軍尅弘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碣
磔守之尋皆敗退於是後魏主大武摠師經彭城臨江
屯於瓜步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
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荆河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為北

境揚徐兗於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其後十餘年而淮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懸瓠彭城歷城東陽皆為宋氏藩扞

蕭齊南國土宇齊氏淮北之地所有全少青州治朐山冀理渦口荆河治壽春北兗治淮陰北徐治鍾離又置巴東治巴其餘州郡悉因宋代州二十有二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蕭齊為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馮北諸郡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於圈

馬屯盆城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樊城
襄陽義陽壽春淮陰角城連口朐山為重鎮

蕭梁南國土宇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有
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
州十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
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
西之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於淮南淮北互有
勝負雖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又尅壽春宋大通初大

舉北伐淮北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其後
又復漢中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
无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没于西
魏大抵雍州下澆戍夏口白狗堆破石城合肥鍾離淮
陰朐山為重鎮

南陳南國土宇陳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
北失淮淝以長江為境有州四十有二郡百有九縣四
百三十有八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

南之地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高齊
國亡又搃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旋為周
軍所敗悉虜其衆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
為界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荆明安蜀城公安巴
陵已下並風靡退散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

元魏北國土宇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
拔慕容寶中山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慕容氏
喪敗遣將南略地至于滑臺許昌彭城明帝太常中始

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大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統萬
神麴中宋師來伐礪礪滑臺武牢戍將皆不守尋並復
之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於是西至流沙東接
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縣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
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
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為魏有孝文遷
都洛陽頻歲親征皆度淮沔宣武初又得壽春續收漢
川至于劔閣兼得淮西之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

走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畧三四年後分為東西魏矣
皆權臣擅命自永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
亡不可詳記今按舊史管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
縣千三百五十有二自太武以後漸更強盛東征西伐
尅定中原屬宋明以後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
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
進取不常所守也

高齊北國土宇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

津西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西至沙苑西軍又乘勝襲
陷洛陽明年西師又至于河陰時拒守河陽城西師敗
歸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尅西師來伐至北邙山
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尅文襄遣將圍潁川拔之於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悉入西魏文宣之代
命將略地南際于江矣武成清河中築戍於軹關其年
周軍至洛陽敗還後主武平中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
地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後至隆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

之國滅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
關西高氏據河北有州凡六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
六十有五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年間
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自文宣之後纔
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晉州武平關栢崖軹
關河陽南則武牢洛陽北荊州孔防城汝南郡魯城置
兵以防周寇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
置也

後周北國土宇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東征尅陝州兼得宜陽郡邵郡東師又至沙苑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築城於玉壁文帝又至邙山先勝後敗得梁雍州廢帝初尅平漢中又遣軍平蜀文帝西征至姑臧后又平江陵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

軍於呂梁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通計州二百一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邵郡齊子嶺洛通防黃櫨三城宜陽郡南陝縣土剋三荆三鷓鎮置兵以備東軍

隋廢郡為州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遂廢諸郡以州治人自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

隋改州為郡三年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
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
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
矣

唐改郡為州大唐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
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鎮軍戎至七年改總管府
為都督府

唐置十道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劍南道十曰嶺南道既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高宗平高麗百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為新羅靺鞨所侵失之又開四鎮即西境拓數千里者于闐疎勒龜茲焉耆諸國矣

唐置都督府景雲二年又分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州時議以權重不便尋罷之

唐採訪使及節度經畧使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山南西劔南淮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嶺南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畧使式遏四夷大凡鎮兵四十萬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足設軍倉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鎮西節度使

寧西域統龜茲國焉耆國于闐國疎勒國北庭節度使
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吸管瀚海軍建康軍寧寇軍玉門
軍墨離軍豆盧軍新泉軍張掖郡守捉烏城守捉交城
守捉白亭守捉朔方節度使捍禦北狄統經略軍豐安
軍定遠城西城安北都護府東城振武軍河東節度使
犄角朔方統天兵軍雲中郡守捉大同軍橫野軍定襄
郡鴈門郡樓煩郡苛嵐郡范陽郡節度使制臨奚契丹
統經畧軍威武軍清夷軍靜塞軍恆陽軍北平軍高陽

軍唐興軍橫海軍平盧節度使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
軍盧龍軍渝關守捉安東都護府隴右節度使以備西
戎統臨洮軍河源軍白水軍安人軍振武軍威戎軍綏
和守捉合川郡界守捉莫門軍寧塞軍積石軍鎮西軍
平夷守捉劔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
臨翼郡通化郡維川郡天寶軍蓬山郡交川郡平戎城
廬山郡江源郡洪源郡昆明軍寧遠軍雲南軍澄川守
捉南江郡歸誠郡鎮南五府經畧使綏靜夷獠統經畧

軍清海軍桂管經畧使容管經畧使鎮南經略使邕管
經畧使又有經畧守捉使三以防海寇長樂郡經略使
東萊郡守捉東牟郡守捉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
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
縻州郡不在其中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
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
東則不及西則過之

唐都名明皇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護

府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 華 岐 蒲 其餘為六

雄鄭 陝 汴 絳 懷 衛 十望 宋 亳 滑 許

汝 晉 洛 虢 衛 相 十緊 初有十緊州後入者

甚多更不復列 及上中下之差 天寶中上州一百九中

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 肅宗乾元初收復以郡

為州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州鎮十餘小
者二三州而已故自此所置皆無郡名而不復列上中
下之目其後有方鎮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為方鎮

兵伐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

唐置十五道城理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

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

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京畿理西京今長安都畿理

洛陽今西京關內多以京官遙領河南理陳留郡河東

理太原河東河北理魏郡隴西理鄆西平山南東理襄

陽山南西理漢中郡劔南理成都蜀淮南理廣陵郡江

南東理蘇吳江南西理豫章黔中理黔中嶺南理南海

及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
自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豐宕等郡皆没于吐蕃代宗
寶應元年又陷秦渭洮臨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
宗正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河北道羈縻州突厥之別郡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
為府十四州四十六隸幽州都督安東都護府

關內道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為府二十九州九十隸
靈夏延慶州都督并單于安北都護府

隴右道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
耆疎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為府五十一州百
九十八隸秦涼臨松都督安西都護府

江南道蠻為州五十一隸黔州都督府

嶺南道蠻為州九十一隸峯桂邕都督并安南都護府
瀘都督府

唐藩鎮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
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

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
揔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
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
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有州四彰
義傳三世有州三澤潞傳三世有州五

朱梁及十一國土宇梁太祖朱溫都汴傳世三梁初天
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
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劉仁恭稱燕昭宗乾寧

初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梁初其子守光因之李克用稱
晉昭宗封晉王子存勗立是為莊宗國號唐李茂正稱
岐僖宗時節度鳳翔後取興元有州二十岐隴涇原渭
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郿坊丹延梁洋其被梁圍也興
元入于蜀開平以後郿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
當梁末年所有七州封岐王錢鏐稱吳越僖宗時兼鎮
杭越其後為楊行密所侵止十三州梁封為尚父吳越
王楊行密稱吳王盡有淮南之地昭宗封為弘農王兼

有宣鄂子渥嗣自稱吳王王審知稱閩黃巢寇亂審知因有
閩嶺五州之地昭宗就封閩馬殷稱楚盡有湖南之
地後兼衡潭鼎澧二十餘州梁封為楚王王建稱蜀昭
宗授之西川節度後併東川及山南諸郡高季興
稱南平梁初領荆南節度十州後為諸道所侵季興所
有一城而已劉隱稱南漢梁初封為海東王卒其弟陟
襲位盡有嶺表之地僭號於廣州國號南漢

後唐及五國地理後唐莊宗諱存昷晉李克用之子都

洛陽傳世凡四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
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
稱臣又得其州至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
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王置之州一合一百二
十三州以為唐 夏李仁福卒子彝起留後卒弟彝興
立 岐李茂正卒子從儼立 蜀前蜀王衍後孟知祥
殂子昶立 楚湖南馬霸圖薨子希聲立薨弟希範立
吳明宗天成二年吳王楊溥稱帝

石晉及七國地理晉高祖石敬瑭太原人為鄆帥唐末
帝清泰三年以鴈門之北及幽州所管州結契丹以攻
唐自立都洛陽傳世凡二謹按五代職方考石氏立獻
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復得蜀金州又增置州一合一百
九州以為晉 蜀孟昶 南平高從誨 楚馬希範
南漢劉龔字玠 南唐吳王楊溥遜于其相徐知誥改
號齊知誥改姓李名昇號唐殂子璟嗣位 閩天福三
年閩王王昶立審知之子延義為王五年制授福州王

延義閩王延義為其臣朱文進所弑詔授文進節度封
閩王 吳越天福六年吳越王錢元瓘薨子佐襲位

劉漢及六國地理漢高祖姓劉名嵩本名知遠晉少帝
開運二年初封北平王三年即皇帝位於太原號大漢
稱天福十二年云謹按五代職方考劉氏之初秦鳳階
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州 即解州也 合一百六州以

為漢 蜀孟昶 南平高從誨子保融 楚馬希範希
廣希萼 南漢劉旻 南唐李璟 吳越錢佐

郭周及七國地理周太祖姓郭名威都汴傳世三謹按
五代職方考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
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州五濟濱通雄

霸而廢者三景武莫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石

晉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為南

唐自劔南以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

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

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荆歸

卷六十一
峽三州為南平 右合七國所有一百六十八州而軍
不在焉

宋朝肇造混一及升改廢置州郡太祖受周禪 建隆
元年李筠反澤潞遣石守信高懷德進討上親征筠赴
火死 李重進反淮南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討之
上親征重進赴火死 建隆四年二月王師入荆南南
平高繼冲舉族歸朝得州三縣一十五 三月克湖湘
周保權得州十四縣五十八 六年正月蜀孟昶降兩

川悉平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 開寶四年二月
拔廣州擒劉鋹嶺南悉平得州四十一縣六十五 八
年十一月拔昇州擒李煜江南悉平得州一十九軍三
縣一百八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平海軍節度使
陳洪進上表以所管十三州歸于有司 三年五月錢
俶獻所管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 四年上親征太原
東漢劉繼元上表納款得州十縣四十一 七年得西
夏李繼捧銀夏二州

元豐九域志謹按聖朝元豐頒行李德芻曾肇王存等撰九域志摠為二十三路 元豐元年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路轉運司通管兩路遂以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淮南路為名提刑提舉司仍舊分路 京東東西路熙寧七年分京西南北路太平興國三年分河北南路後併為一路熙寧五年復分為二路河北東西路太平興國三年分河北南路雍熙四年分東西路端拱二年併為一路熙寧六年復分

二路陝西路太平興國二年分河北河南路又有陝府西路後併為一路熙寧五年分二路按陝除永興一路外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是為五路而序止稱陝西路今姑別之以俟觀者河東路淮南東西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為一路熙寧五年復分二路兩浙路江南東西路太平興國元年分東西路後併為一路天禧四年分二路荆湖南北路咸平二年分南北路成都府路乾德三年兩川併為西川路開寶六年分峽路

咸平四年分益利夔梓四路嘉祐四年以益州路為成

都路

關

化外州郡契丹自唐末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并州藉其
兵勢割幽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易十六
州以報之顯德六年周世宗復瀛莫二州至今十六州
為敵所據 西夏自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討黃巢有
功賜姓李氏有拓跋仁福者為蕃部都指揮使從其姓

梁開平中將吏迎立仁福為州帥子彛超彛興繼為帥
世有夏銀綬宥之地彛興仕周為定難軍節度使太傅
中書令封西平王其後光睿繼錡繼佐相次承襲然自
祖宗以來服叛不常朝廷易其小寇不即討除彼盜有
之地故元豐九域志列之為化外云 宋朝化外州蓋
唐羈縻之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
州帥府領焉 河北路安東大都護府幽慎易關檀營
平燕歸順遼師順瑞薊 河東路安北大都護府單于

大都護府鎮北大都護府雲應新蔚媯朔寰儒毅陝西路安西大都護府庭靈夏涼沙鄯瓜銀鹽勝宥西廓會宕疊甘肅伊洮陽建康鎮利州路松扶翼當悉恭柘直保靜夔州路思費播夷牂西高業充莊琰廣南路交峯攘嚴田愛驩陸福祿長越温演林景環平琴山武安古德化即茫州

升改廢置州郡

四京東京

開封

南京

應天

西京

河南

北京

大名

京東升改四

兗 政和八年升襲慶

齊 升濟南府

曹 升興仁府

鄆 升東平府

廢一廣濟 熙寧四年廢入曹州

京西升改五

陳 宣和元年升淮寧府

許 升潁昌府

潁 升順昌府

孟 升河陽府

汝 政和五年改陸海軍

廢一光化 熙寧三年廢隸

襄州

河東升改三

晉政和八年升平陽府

潞升隆德府

府

崇寧元年改靖康軍

廢四沁

太平興國四年廢

慈

熙寧五年廢

平晉

太平興國四年廢

靜樂

咸平五年廢

年廢

河北升改七

德升安德府

定

升中山府

邢 宣和元年升信德府

趙 升慶源州

澶 崇寧五年升開德府

瀛 升河間府

乾寧 大觀二年改清州

廢二通利 熙寧三年廢 承

天 廢隸真定

兩浙升改六

越 紹興元年升紹興府

杭 升臨安府

蘇 政和二年升平江府

潤 升鎮江府

睦 宣和三年改嚴

溫 政和七年改應道軍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六十一
廢二順化廢還杭州

江陰廢還常州

淮南升改二

舒政和五年改德慶軍

壽政和六年升壽春州

廢二高郵漣水

熙寧五年並廢

天長至道二年廢

江南升改二

歙宣和二年改徽州

江寧建炎二年升建康府

荆湖升改二

岳宣和二年改岳陽軍

誠崇寧三年改靖州

廢三復

熙寧六年廢

漢陽

熙寧五年廢

荆門

熙寧六年廢

廣南升改二

端宣和元年升肇慶府

桂

紹興三年升靜江府

開置二隆充

政和五年西路置

廢二十五

富巒富登

勤常樂縮順寓思明南儀崖瀧溥牢羅實蒙 睿嚴

黨恩州歸恩芝州

五路升改四

通遠

崇寧四年升改鞏州

延

升延安府

慶升慶陽軍

廢二乾儀熙寧五年並廢
綏熙寧二

年廢

成都改一陵井

大觀四年改仙井

利路升一三泉縣

今復改大安軍

廢二壁

開寶五年廢

集

熙寧五年廢

潼川升改四

戎政和四年改叙州

梓州

宣和五年升潼川府

遂

升遂寧府

涪井

改長寧軍

夔升改一榆

崇寧元年改恭州

開置渝遵義

大觀三年置

永興升一永興軍

升京兆府

河北化外升改二幽

燕山府

雲雲中府

陝西化外改一湟

宣和元年改樂

夔路化外廢二思播

宣和二年省并思為務川城播為

播川城

府號郡名多沿唐舊號不同者

號曰號郡

滑曰靈河

熙曰臨洮

楚曰山陽

明

曰奉化 嵐曰樓煩 龍曰江油

唐所无者十四

澶曰澶淵 軍曰碭郡 淮曰易陽 磁曰滏陽 祁

曰蒲陰 耀曰華原 府曰永安 宿曰符離 泰曰

海陵 信曰上饒 沅曰潭陽 昌曰昌元 劔南曰

劔浦 浦化曰陵水

羣書考索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六十一
四至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楊 鸞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六十一

宋 章如愚 撰

地理門

風俗類

漢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天下一之序中和

然後王教成也

堯舜堯舜之時比屋可封畫衣冠而民不犯

三代之時誰毀誰譽直道而行 詩蟋蟀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
風焉 禮記曰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漢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史記孝
文即位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盛富粟
至十餘錢鳴鷄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教
嬉戲如小兒狀

唐太宗時外戶不閉行旅不費糧

諸國風俗

秦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秦豳兩國 昔
后稷封邠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
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
本甚備有鄆社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如海之无所

不出為九州膏腴

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
漢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安
徙高貲富人與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故五方雜厝風
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遊
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險阻輕薄易為盜賊嘗為天
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貴人車服僭
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

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故秦詩小戎曰在其
板屋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
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漢興六郡也

故秦詩無衣曰王于

興師脩我甲兵及車鞿駟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
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
將多出馬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耻寇盜水草宜畜放
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三千石治之咸以兵馬
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以是其俗風雨時

節谷余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政寬厚吏
不苛刻之致也 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
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
无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阨 景武間
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
譏刺貴慕豪勢及司馬遊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鄉黨
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
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牁

越舊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風而
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 故秦地三分天下之一而人
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春秋晏子札觀樂為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魏河南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邾
鄆衛是也自紂城北謂之邾以封紂子武庚南謂之鄆
以管叔尹之東謂之衛以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

侯以夾輔王室遷邶鄘衛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衛曰瞻彼淇澳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吾聞康叔之德如是其衛風乎 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其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忿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

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
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
生之慮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 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
一曲寘之河之側吳季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泚泚乎

周宗周鎬京洛邑成周也

昔姬公營洛邑以為在于土

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 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
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不好仕宦 韓鄭陳韓分

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邾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

又詩序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右洛左洧合溱洧焉土隘而狹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管兮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尚鬼陳詩曰坎其擊
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
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季札聞陳之歌
曰國亡主其能久乎 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尚
忠其敝朴野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
俗誇奢尚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 宛西通
武關受江淮一都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

守信臣勸民農桑弃末歸本即以殷富 潁川有都士
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學民以貪吝爭訟
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
盛行獄或八年无重囚 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
潁川好爭訟一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信矣 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少丘紂淫亂餘民
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推剽掘冢作姦巧多弄
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執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執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訴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

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至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楚衛齊趙

之 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

燕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 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別反以為榮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求急人燕丹遺風也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嫁取

无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无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遵豆都邑頗放效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 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欲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齊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崩

崩任力反湯時

有逢公栢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

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
乎徂之閒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吳
季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
乎國未可量也 太公封齊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而人民多歸 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
寡迺勸以百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
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
臣而取三歸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

冠帶衣履天下 初太公治齊脩道德尊賢智賞有功
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濶達而足智其失
矜奢朋黨言與繆虛詐不情急之則散緩之則放縱

初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
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後為強臣田和所滅後又為
秦所滅

魯周以少昊之墟曲阜封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
民有聖人之化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 洙

泗之教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小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憫王道衰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二人是以其民好學尚禮義重廉耻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二十四世為楚

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野 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
消微孔氏庠序衰壞地狹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
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些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
備實寡其好學猶愈於他俗

宋周封微子於宋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也詩風曹
國也武王封弟曹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
昔堯作游成湯作游者言為宮室游止之處也舜漁

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

稼穡惡游食以致畜藏 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
沛楚之失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

衛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邱夏后之世昆吾居之成公
後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 衛地有桑間
濮上之阻男女亦亟會聚聲色生焉故俗稱衛之音

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漢
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本郡
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諍至今本郡號善為吏延壽

之化也 其俗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野王地名好氣
任俠有濮上風

楚周成王封文王先師鬻融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為楚
子居丹陽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江南地廣或火耕水
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菘羸來戈反蛤食物

常足故詰音紫窳音庚 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

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杖柱
與巴蜀同俗 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執 江陵故郢

東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

音鉤

吳太伯卒後

世謂之虞

吳越之君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

易發壽春合肥受南北朔皮革匏木之輸亦一都會

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賦以自傷悼後

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

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

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

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詞 其失巧而少信 初淮南王異 優異

也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 吳越與楚相接比數相兼并故民俗畧同 吳

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江南地卑丈夫多天 粵少康之庶少封於會稽文

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有句踐周元王賜命為伯漢興復立閩君子搖為粵王至武帝始滅為郡國處近海

多犀象璆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
富焉番禹其一都會也民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

男子耕農

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

五畜

牛羊豕雞犬也

山多麋

音主似鹿而大麋似鹿而

小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

歷代所尚

商之政尚猛故其俗激昂而奮厲 周之政尚寬故其
俗和柔而寬緩 太公治齊舉賢尚功周公知其後必

以強亡 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知其後必以弱
亡 秦人刑嚴而苛法峻而密教化不立風俗見於借
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
並倨 賈誼曰商君遺禮義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漢文帝躬行元嘿示敦朴為天下先故五六十載之間
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西漢尚經術

東漢尚名節

晉尚虛浮

唐尚詞章

董仲舒曰凡下之從上也從口之所言而從心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矣 匡衡曰鄭伯好勇國多暴虎秦穆貴信民多從死陳后好巫民多淫祀晉侯好儉民多蓄聚太祖好武則天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

為之任仁宗好文愛儒則天下無有不學之士人

總論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係於習亦子
之啼无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
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
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
衣冠於古之世則僂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
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事正
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无不憂疑而莫肯

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
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
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
所習駭於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
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
乎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辨智弗能諭也強毅不能
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
臨之積百年之功莫能變也

司馬溫公文

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
機四方之所面向而依倣者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
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
之竒器物服玩之具旦出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
无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拙之性不可窮好
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敝而見毀於時人有循舊而
見唾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耻其不若且曰彼人也
我人也彼為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

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慾破終身之
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野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陋
卮溥和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
力匱如此則人无全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為時宜守
檢押者為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
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為性心充體逸則
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
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

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者易救末者難所宜畧依
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竒技淫巧以疑衆
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為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
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為糾罰困
辱不得不趨於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飢矣以此顯示衆
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羣書考索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六十二

宋 章如愚 撰

地理門

要害類

自古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三代以前純任德化不以地險為急故要害之說未之聞焉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則去之岐山之下居焉未聞以某地某處為要害置城壘以控扼之遣軍戍以守禦之也自采薇之詩

卷六十二
作命將遣戍以守衛中國蓋其西有昆夷之難北有獫狁之患雖聖人亦不得不然也自茲以往德化寢薄每恃地以為險故要害之說有得而言者 戰國時趙武靈王北破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秦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干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距胡 秦滅六國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

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
九原至雲中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地名也

漢備匈奴要害漢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
地為寇於是帝遣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上郡之縣也

文帝後四年匈奴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於是漢使
三將軍軍屯北地伐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又置三將軍
軍長安西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 武帝時使將軍韓

安國屯漁陽備胡 初匈奴擊東胡大破之滅東胡既
歸西擊走月氏南併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
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至
是衛青出雲中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指定取河
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
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漢得昆邪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屯朔方以東備胡 漢使光祿
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

胸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驃騎出代左
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
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无王庭宣帝本始三年遣
田廣明將四萬餘騎出西河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
韓增三萬餘騎出酒泉田順三萬餘衆出五原凡四將
軍兵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遂遠遁成帝時單
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
休天子人民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南單于款塞願永

為藩蔽捍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

三國六朝要害魏人都許不以方城為險而守襄陽

蜀人都益不以劔閣為險而守漢中 吳人都秣陵不

以大江為險而守荆渚 晉宋齊梁經略河南暫得而

暫失之而羯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鎮守自河南至於

江南靡常厥所 陳於淮南暫復而旋失之故其鎮守

江南為重焉 晉兩失襄陽而復得之以至於齊乃喪

樊鄧及蕭含附魏江陵失守則陳氏所得江南而已故

其鎮守亦隨時而遷焉 荆州三國必爭之地魏有荀
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
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
益保有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
孫權都江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
荆州與國隣接撫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
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玄德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
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

以死拒戰而荊州要地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荆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抵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也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騫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是荊州不可失也 巴蜀晉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漢中久而後復至其末年併

與蜀而失之若其鎮守往往漢之故處也 况當太白

斗絕之隅一夫敵萬不惟險之恃可乎 自司馬錯請

伐而蜀道始通 巴蜀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

以為道險難至司馬錯請伐蜀從之 魏武以為五百里

石穴其險可知 魏明帝欲發兵攻諸葛亮孫資曰昔武

皇帝征南鄭取張魯數言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 公

孫嘗盜據矣以荆門會兵而旋發延岑之驚 漢岑彭傳

公孫述據荆門拒漢兵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岑彭

繞出延岑軍後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劉璋

嘗分守矣以白水進兵而至動巴郡之嘆漢獻帝時劉

璋救所在供奉劉玄德入境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

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璋增修兵令督白水

軍此失其險者也玄德斂兵自守遂有漢中武侯不

忘酬主之恩攻祁山出斜谷竟以糧盡而志不克伸渭

南屯田而中營之星隕矣諸葛亮揚聲由斜谷出祁山

亮以數出皆以軍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

于南渭之濱 亮本傳有星赤墜亮營俄而亮死 然

武侯亦豈徒險而暴師哉始則斬雍闓擒孟獲服夷之
心繼則責躬引咎休息三年蓋以自治而守其險也亮
至南中所在戰捷斬雍闓擒孟獲闓衆拒亮亮生擒孟
獲使觀於營陳之中縱之七縱七擒亮猶遣之獲止不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趙雲鄧芝亦敗於箕
谷亮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姜維反之雖種沓中之麥而悉空外圍之兵既失陽安

之防徒為劔閣之拒

魏元帝時漢將軍姜維退住沓中

因求種麥不敢歸成都漢人聞魏兵至乃遣廖化將兵至沓中姜維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勅諸圍不得戰維敗走化翼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魏

停諸葛瞻綿竹之行延魚貫必死之寇開關揖盜而進之蓋自取之也魏將鄧艾自陰平中以糧自裹而下將

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破瞻前鋒瞻退在綿竹艾斬瞻

李德裕建籌邊樓修青溪

大度之險以來維州之降

唐本傳徙劔南西川乃建籌

邊樓築伏羲城以制青溪大度之阻吐蕃維州將悉怛

謀以城降于唐

恃險而輕者譙縱蕭紀尉遲迴耳

晉

義熙元年侯暉陽昧逼譙縱為主稱成都王蜀大亂九

年王志斬縱首以送朱齡石 梁元帝紀武都王紀即

位于蜀二年梁將軍樊猛追斬之 陳宣帝大建十二

年周尉遲迴自稱大總管楊堅以韋孝寬為元帥討迴

城破迴自殺

王孟相繼粗知守險之道使非後嗣之

庸失其所守未易取也

五代時王建據蜀子衍二世降

于後唐

孟知祥據蜀至昶降于本朝

自江南至于河鎮守之地大抵无江北則守江南京口石頭牛渚姑孰潯陽夏口江南之鎮守也 進而有江

北則廣陵濡須皖城邾池安陸為鎮守也又進而全有淮南則淮陰鍾離合肥壽春義陽為鎮守矣又進而淮北則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譙城垂瓠白狗堆為鎮守矣又進而全有河南則東陽歷城碣磔滑臺雍丘滎陽

虎牢洛陽為鎮守矣 自江南而至于河其鎮守可考者如此

建康建康在東南為一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隰之平行食貨之富饒真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 六朝建都之地不過建康京口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燎然可觀 孫策

以會稽為興造之根本大帝嗣興移遷京口其後又嘗住公安江陵縣界又嘗都武昌鄂州縣蓋往來其間因

時制宜不得不然也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而與魏蜀抗衡百戰而不屈其宏規遠畧晉宋而下不能及也

孫皓捨建鄴而之武昌而吳因以衰梁元帝捨建鄴而守江陵而梁遂以亡李嗣主捨建鄴而還洪府南唐遂不能以自立王導斷然折會稽豫章之論而以建鄴為根百年之基業遂定此其大畧也 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言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 張紘說孫權曰地有王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因徙治石頭

改秣陵為建鄴西晉之末始改石頭為建康起元帝迄
陳區區霸業晉不足以當此休應 孫皓議遷都武昌
陸抗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非王都之所船泊則流漂
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歸
建鄴死不止武昌居夫民謠本出於天心乃以安居而
比死足以明天意知民所苦矣 晉蘇峻平宗廟宮室
並為煨燼温嶠建議遷都豫章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二
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王者之宅古之王者不

以豐儉移都且北狄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南齊蕭穎胄議遷都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不徙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之議遂息論者以為見機梁侯景平元帝臨荆峽二十餘年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方建鄴舊都凋荒已極周洪正諫曰若黔首未見入建鄴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

江淮表裏江淮之險天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三國時吳割據荆揚盡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為魏境吳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強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湏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地江南單弱故卒無以拒魏魏已下蜀經畧上流屯壽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為擒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

江都廬江諸鎮之地皆入南境據江扼淮以防北狄及陳宣帝時盡歸于周末幾而陳亡由是觀之江淮之形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其表裏之勢則然也 今自淮而東則楚泗廣陵為之表京口秣陵得以蔽遮 自淮以西以壽廬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 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實潯陽之表也 湖北之鎮莫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 表裏江淮包括東南其來尚矣凡我之所以守敵之所以攻古

今之宜蓋不甚相遠 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
從陸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
過自石頭至江東浮船列筏以應之爾 苻堅嘗出汝
潁破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為征討大
都督屯江之南遣謝玄率衆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
已 魏太武嘗臨淮飲江臨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
備者不過沿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以應之而已 凡
此因淮甸蹙江南之策也 觀之前世知敵所由入則

吾之所以為守者可不固邪 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
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而拔自是皖城屬
吳矣 魏以晉宋為蕪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
蕪春生致晉宋 今皖與蕪江州之北境也 曹操治
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兵以逆之過於赤壁初一
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燒北船操遁去
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 凡此舉江南之衆以入淮甸
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

不備邪 今欲守江為門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
可得而守邪又欲備淮以為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
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守淮以治外此二者可
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 起荆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
人和兵強而食足則淮之東西倚江以為重恃江以為
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于宿亳必不能點集青徐以擾
關輔矣彼且設備于光潤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
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敵之所以備我者分矣

羣書考索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六十三

宋 章如愚 撰

地理門

要害類

守江所以守淮厥今長淮東西岷山導江東入于海猶
吾土地勿守可也然蜀非昔之蜀淮非昔之淮矣堡障
雖厚風寒實多恐賊質堅守於盱眙而佛狸有飲江之
擾南史宋臧質傳魏太武率衆向彭城宋以質北救至

盱眙太武已過淮極力攻盱眙質報太武云童謡曰胡馬飲江佛狸死卯年質守城三旬太武引去

蕭銑徒

守於江陵而孝恭下巴峽之舟

唐蕭銑傳銑據江陵國

號趙唐高祖使王孝恭李靖統巴蜀兵自夔州東下擊

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靖曰若乘江漲掩

其不備此必成擒孝恭從之率衆東下銑以水漲不為

備孝恭進兵銑出降

是守淮不足以守江也

有周瑜

蒙衝之戰而後曹操舳舻之盛可焚而孫權因得以築

濡須之塢周瑜拒曹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
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寇
衆我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去
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
以書遺操詐降時東南風急益以十艘亟著前中江舉
帆去北軍中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
北兵大敗操引兵北還後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
夾濡須立塢
有侯瑱蕪湖之兵而後王琳灤湖之衆

可敗而明徹因得以成壽陽之功 陳文帝時王琳引兵
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蕪湖春水稍漲琳引合肥藻湖
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
其後琳軍大敗奔齊吳明徹攻壽陽齊皮景和等敗生
擒王琳 此守江所以守淮也

昔楚國之興也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
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為南北故必
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繫於上流

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无事千官六師
供億无量則轉輸之利固繫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
艫四面赴救則屏翰之勢又繫於上流故南朝六姓其
強弱之衛與興亡之所由顧上流施設如何耳 且大
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
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施設則兵分而力屈苟
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昔紀陟聘魏文帝問吳之戍
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其遠

難為固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
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
可得而言矣 夫荆湖之地為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
武昌是也 京西道為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

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 凡畫野分州
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矜今之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
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
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荊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
岷冢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
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无滯進可以掃蕩
秦趙退可以保據下流者也 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
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大帝嘗都於此而東
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 豫章西江與鄱
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

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

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 東南進取東晉自庾氏經營征伐皆不能以有成其故可考也 謝安父子乘苻堅傾敗之餘圖之如恐不及至於渡河入鄴可謂有其釁矣而訖无尺寸之得 宋元自以為富強結戍兵於元魏檀道濟再行无功諸將皆以敗繼敗而胡馬遂至於瓜步 梁

武遭魏世之亂陳慶之以數千兵入洛而嵩高之襲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地納叛將而棄隣睦而身國顛覆陳宣稍闢土宇於北齊旋失淮泗於後周 雖以桓溫劉裕非常之才度越歷代諸將而溫伐苻捷討慕容皆幾成而敗裕平南燕滅姚秦其績偉矣亦既得而復失由是觀之則東南用兵之勢亦可見矣 自古用兵於東南者固本而後可以有為養威而後可以乘時陸抗有言曰苟无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

動

戶口類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
盡善禹曰无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
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
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
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
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

有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二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人庶苦而无憐天下去之

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于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王之亂平王東遷三

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二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併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

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戍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无三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

息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產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乃止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
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頒下閭里垂白戴老扶
疾策杖以听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
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
校孝武帝乘其資畜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
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
哀痛之詔封丞相富民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

益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

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无事務在養民至于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黃巾為寇獻帝遇董卓

卓稱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
荒殘人戶所存十死一二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
立戰爭不息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
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
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
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
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帝素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脚牀用銀塗釘帝以為費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无錦綉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

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
富兵強更務經略元嘉二十七年後魏主太武帝以數
十萬衆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
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起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
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梁武之初亦稱為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景逆亂
竟以幽斃元帝暴虐骨肉相殘纔及三年便至覆滅墳

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荊州之西既非我有淮淝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經略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北殲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推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廢或立甚於奕碁遂分為

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
又分散矣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
八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徧
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
間亦稱為理故其時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
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化二年為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
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主主祭而已俱以弑崩武帝誅戮權臣方覽庶政恭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内平蕩燕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省費至於六宮之内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用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常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氈袋盛因

答所司以為後誠其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圍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

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之卒死者十二
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運者倍之又逆
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
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
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
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
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水繳元

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无忌曰比來國家无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十月日上幸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

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直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飢荒米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罔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

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兼逃戶及籍外贖田於是令融充使獲偽勲及諸色役甚衆加朝散大夫融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為衢州盈川尉融

拜御史中丞十三年封太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无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餘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

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
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
生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
後即與蠻王閣羅鳳結釁徵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
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
閉以懼撓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
因漸減耗十四載管戶摠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
管口摠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家之極

盛也

國朝太祖建隆元年吏部格式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
戶以上為繁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
戶為中下自後三年一度戶口升降開寶九年戶三百
九萬五百四太宗至道三年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
百七十六真宗天禧五年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
七十七仁宗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
十九至嘉祐八年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

十一英宗治平三年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
二十一神宗熙寧十年戶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
百七十

並會要寶訓所載不同又景德四年丁謂言今
戶七百四十一萬餘比咸平六年增五十五萬餘寶元

初仁宗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
數帝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梅詢曰真宗所作蓋
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无藝則版圖
衰減自五季之後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真宗休養百

姓天下戶口之數益倍於前矣 南豐曾鞏嘗考藝祖
之事以為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口八百九十一萬藝
祖元年戶九十六萬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元豐二年
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皇朝戶口之數其遠過於唐者
蓋未嘗興一暴役加一橫賦聖人之於民必有休養生
息之恩而後能致民俗蕃阜之盛天地之氣與時運遷
而日盛於東南故東南民籍以今準昔乃為特盛漢元
始間天下戶口千一百萬而東南戶口當十之一至東

漢建康中乃當天下十之二又後而至西晉之太康當
天下十之三又後而至唐之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又後
而至國朝之元豐乃當天下十之五

版籍類

周禮天官小宰八成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三歲大
比夫家之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地官大司徒掌土
地之圖人民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上皆書于版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獻其數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
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圖
版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生而偽端作矣通典漢
興蕭何收秦丞相府御史圖書藏之高帝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強弱處以何得秦圖書也他日高帝過曲
逆曰壯哉縣顧問御史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非有圖書可考
御史其能詳言乎下至宣帝時王成以偽增戶口而獲

賞是殆无版籍之可據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之廣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
何也東晉桓溫以人死定本為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安
帝時劉裕再申行庚戌土斷之科自咸和初蘇峻作亂
版籍焚燒至梁武帝時晉代舊籍並在謂之晉籍有東
西二庫宋元嘉二十七年立七條之科至于齊東堂校
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至此大壞矣齊高帝時虞
玩之上表曰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宜以

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後魏无鄉黨之法民多隱冒李冲上言立鄉黨鄰三長定民戶籍公私便之唐制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按比戶口又正天下戶凡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儀鳳三年勅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通典

國朝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據諸道版籍之數摠九千六萬餘戶此國初版籍之數也四年詔曰蕭何入關先

收圖籍沈約為吏手寫簿書自今无版籍處便仰置造
不得煩擾乾德三年張澹上井田制度戶口沿革數太
宗至道元年詔復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兵
起版籍亡失故戶口莫得而知至是始復造咸平五年

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校定以聞景德二年令三
司每歲校天下稅帳登耗以聞天禧二年減諸州府帳
目并從簡併勿務滋章四年范雍請逐州選官專管帳
以為勞績從之景祐元年造五等丁產簿并丁口帳

輿地圖類

前漢收秦圖書沛公至咸陽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
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光武披輿地圖光武披輿地圖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
是今始得其一

宋朝輿地圖輿圖之有益於人國也尚矣創業之初有
益於平定守成之後有益於備禦其中興則又有益

於恢復舊物者也江南之圖上於盧多遜則收復之功
成長編開寶六年盧多遜使江南白國主曰朝廷重修
天下圖經先以江南諸州願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
寫與之於是江南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
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始有意大
用夔州之圖出示劉鋹則削平之策定編年乾德三年
王師克夔州初上以地圖示劉鋹劉鋹束手就擒太宗
皇帝聖畧勃興吳越并汾相繼納款車書混一德被遐

徽圖籍所列府州軍監凡二百九十有五縣一千一百三十有一而化外羈縻之州不與焉

或閏年而圖民籍

或十年而圖地形上之職方如指諸掌

長編咸平四年

吳淑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收掌近者並納儀鑿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蘊奧故周禮職方掌天下圖籍又詔土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豈可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閏年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圖畫三州地

形則可以符合他郡望諸路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上職
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
斯在從之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獫狁匪茹整居焦
獲蓋天人共厭之四牡靡靡駕言徂東則今日事也

羣書考索卷六十三